

来气严霜

古龙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杀气严霜 二

〔台湾〕古龙

L 242.585.30
83
12



目 录

第二十章 祸从天降.....	(1)
第二十一章 一掷万金	(19)
第二十二章 香川圣女	(39)
第二十三章 重金买凶	(63)
第二十四章 鬼斧难缠	(79)
第二十五章 真情流露.....	(104)
第二十六章 疑团重重.....	(120)
第二十七章 又见花僧.....	(133)
第二十八章 流浪剑客.....	(159)
第二十九章 曾经沧海.....	(181)
第三十章 初战失利.....	(198)
第三十一章 运筹阻敌.....	(221)
第三十二章 擒敌擒王.....	(237)
第三十三章 青犀神兵.....	(257)
第三十四章 岂忍君死.....	(276)
第三十五章 大义凛然.....	(296)
第三十六章 翠湖旧事.....	(316)
第三十七章 斧下惊魂.....	(337)
第三十八章 移祸江东.....	(355)
第三十九章 绝谷惊艳.....	(379)

第二十章 祸从天降

林景迈目光呆滞，喃喃道：

“完了？……二弟年纪轻轻，是咱们这一辈中最具天赋的剑手，将来光大崆峒一门就完全寄望在他身上，想不到就这样完了……回去后我如何对掌门师父交待？……”

梅尚林俯首道：

“小弟一时好奇，拉大哥二哥藏身入林，偷窥蓬车内那神秘女子，不想竟惹来一场横祸。”林景迈道：

“三弟你也甭自责了，瞧瞧二弟到底有救没救才是正经。”

梅尚林点点头，哈腰下去伸手欲摸探钟璧胸口，突闻一道冷冷的声音亮起：

“死人摸不得！”

梅尚林瞿然一惊，下意识缩手回来，回身循声望去，只见身后寻丈处不知何时立着一人——

那人装束甚是奇特，身上自首至足都被白袍裹住，连头上也用一张白巾兜着，仅剩得一对冷电般的眸子露在外头，在阳日照映之下，就像冰雪霜花一样的晶莹雪白！

林、梅二人齐地一凛，暗道此人欺身来到近处，居然点息全无，虽说自己在哀痛欲绝中，亦不可能懵然毫不知觉，来者轻功真是不可想像了。

梅尚林脱口道：“你，你是——”

白袍人低声道：“老夫司马道元。”

林景迈与梅尚林彼此对望一眼，瞠目不能作声，半晌他俩才稍稍恢复过意识，林景迈呐道：“林某风闻江湖传言……”白袍人轻咳一声，接口道：

“传言老夫早于二十年前，举家被职业剑手谢金印杀害于翠湖画舫上是吧！但老夫目下不就好生生立在这里么？”

语声微顿，复道：

“传言往往有虚，并非尽可轻信，此即一端。”

梅尚林期期艾艾道：

“足下白巾罩头，咱们怎知足下就是司马道元？”

白袍人“司马道元”默然，猛地一抖手“呛郎”一声脆响，腰间剑子已到了他的手中。他临风一抖剑身，立见光涌霞生，仿佛有千百支利剑同时破空刺出，然后又是一道虎虎的低沉声音从剑圈里发了出来，俨然有若大雨欲来，又呜呜一如风雷之将临……

林景迈冲口呼道：

“风起云涌？司马剑门的起手式！”

才说了这么一句，倏觉一阵潜力从“司马道元”手持的剑上逼至，虽在丈许之外，依旧感到呼吸受阻，立足不稳。

“司马道元”迅即收剑入匣，道：

“这一出剑，总比老夫说上千句百句犹要有用多了。”

梅尚林道：

“就算足下真是司马道元罢，缘何适才却要出声阻止梅某手触敝二师兄？”

“司马道元”沉声道：

“死者全身是毒，你一摸触不打紧，老夫只怕崆峒三剑自此又会少掉了一个！”

梅尚林浑身一颤，视线落到横陈地上的钟璧尸身，但见他脸色发青，肌肤泛成紫黑之色，果是身中剧毒的徵候！

林景迈感声道：

“足下怎知在下二弟是中毒而亡？”

“司马道元”道：

“令二弟不是手触过篷车中那女子遗留下来的绢帕么？就是那条绢帕……”

言犹未讫，梅尚林已自急急截口道：

“对了，毛病必然出在那条绢帕上面，现在它又到哪里去了？”

林景迈道：

“为兄方才未曾加以留意，许或被风吹走了。”

“司马道元”道：

“罗帕在老夫这里！”

他缓缓将左手摊开，手心上赫然横置着一方白色绢帕。

梅尚林神色霍地沉了下来，道：

“你说在下二师兄是因为摸过绢帕，吃帕上剧毒侵入肌肤而死，然而足下将绢帕握在手中却安好无事，该要如何解释？”

“司马道元”道：

“你没见到老夫手上带着薄皮手套么？哼，当真愚不可及。”

梅尚林凝目一望，果见“司马道元”双手均已套着肉黄色薄皮手套，因色泽与肌肤相仿，非留心观看不能察觉。

“司马道元”依着手帕上绣字念道：

“十月霜花满路飞，披香绢帕赠死者……嘿，她早就预料到拾起这条绢帕的人必死无疑了。”

林景迈愕道：

“足下口中所提到的她，便是坐在篷车里的神秘女子？”

“司马道元”没好气地道：

“不是她还有谁？”

林景迈道：

“那么刻前所发生的一切经过，足下都瞧见了？”

“司马道元”颌首道：

“水泊绿屋主儿从篷车内露面时，立刻察觉出尔等躲在暗处偷窥，遂故意留下染有剧毒的手帕，欲一举毒毙你们三人……”

林景迈不解道：

“在下师兄弟与其素无仇恨，何以她必欲置咱们三人于死地而后已？”

“司马道元”道：

“你们都窥见了那女子的面孔，在她的心目中，那简直是死有余辜了。”

霎时，林景迈及梅尚林额上冷汗涔涔而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俩谁也不敢相信为了这点小事，就吃人以毒计暗算，几至性命莫保。

“司马道元”续道：

“在她的算计之中，以为只要你们手触到尸身，必然一个接着一个倒地而亡，孰料会有老夫出来喝破她的毒计……”

说到此地，突然路旁林中传来一阵阴森的呼号：

“崆峒高弟，走向鬼门！……崆峒高弟，走向鬼门！”

……”

林、梅二人齐然一惊，喝道：

“甚么人在此装神弄鬼？”

那阴森的号声如旧：

“崆峒高弟，走向鬼门！……”

号声中，密林劲风激荡，五条人影连袂射起，在半空各分左右平列散开，相继落在道中。

诸人定睛一望，只见来人头上俱都扎着一条绿巾，衬着一身短打，个个长得尖嘴缩腮，脸上露出森森煞气。

为首一名魁梧汉子冲着林景迈喊道：

“人抬人，水抬船，崆峒三剑抬阎王！”

林、梅二人见对方来势威猛，不由自主露出惊惶之色，只有“司马道元”仍然不动声色，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们一眼。

林景迈勉强捺住一颗忐忑不定之心，朝五人一抱拳，道：“五位壮士请了。”

那五名短打汉子冷冷一哼，却没有还礼回话，顷忽，五人蓦然又纵身分为左二右三向旁跃开。

那五人甫行跃开，林丛枝叶一分，一排三个绿衫人缓步走将出来，他们行在道上，每一落足，地面便微微震动，那份内力之强，着实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了——

此刻道上一总立有十余人之伙，却是乌雀无声，连空气俱已凝固了一般。

梅尚林首先忍耐不住，道：

“尔等此来。为的便是要取咱家师兄弟性命吗？”

前后掠出的八人闭紧嘴巴，闷声不响，面上亦无表情，生似没有听见他的言语。有顷，“司马道元”开言道：

“八位说话啊，不说话是不行的。”

居中一名绿衣人双眉一挑，斜睨着白衣人道：

“阁下是崆峒派的人么？”

“司马道元”道：

“老夫像是崆峒派出来的么？老夫还不知崆峒有什么出名的人物哩。”

他口气之大，使得那八名绿衣人一时间瞠目结舌。一时林景迈与梅尚林也听得呆了。

那居中绿衣人道：“那么地上死者为何人？”

林景迈心中悲怒，但他天性稳重，不欲多生是非，忍气答道：

“死者乃在下二师弟。”

那绿衣人皱一皱眉，道：

“看来有人先咱们而下此煞手了，……”

那绿衣人又端详了尸身好一忽，始偏首朝右边另一个剽悍绿衣汉子道：

“看死者模样，像是中毒而亡，你有何高见？”

那剽悍汉子道：

“中毒就中毒吧，既已死去一人，省得咱们多费一番手脚。”

言下，足步一勾将尸身踢起，紧接着挥出一掌，“嘭”一响，掌心击中钟璧冰冷的胸口，尸体飞出老远落地。

林、梅二人目睹对方凌辱死者，怒极大叫道：

“你敢——”

才进口叫出这两个字，倏见那剽悍汉子惨叫一声往前直冲，“咕咚”倒在道上！

诸人立即凑过脸去，在日晖泻照下，可以瞧得出他脸上笼罩着一层死气，鼻息全无，显然业已气绝毙命！

渐渐那剽悍汉子肌肤泛起一点一点青黑之色，死状与钟璧毫无两样。

梅尚林透了一口寒气，道：“好厉害的毒素！”

绿衣人若有所思地望着地上那具失去生命的躯体，自外表观去，瞧不出他对同伴的死有何反应变化。

须臾，他仰起首来向林景迈道：

“我们奉命到此取你等性命，还未动手就不明不白先自折损一人，你一定在心底暗暗窃笑吧？”

林景迈道：

“林某哀戚二弟之亡都犹不及，哪有心绪顾到此等小节。”

那绿衣人冷冷道：

“令二弟身死，有你们两个同门为他悲戚，不知你俩死了，又有谁会来洒泪一哭？”

口气甚是冷漠无情，虽只淡淡一言两语，却马上使得周遭气氛变得紧张阴沉起来——

林景迈并非未见过世面之辈，哪会听不出其中含意，他寻思一下，便知今日之局绝难善了，当下道：

“反正咱等已抱有必死之心，足下尽管动手罢，但在动手之前，林某有一事相询——”

那绿衣人道：

“你问，不过问完事情之后，纵然得释心中疑团，也是死路一条，这又有何分别？依我瞧，你还是不问也罢。”

林景迈道：

“问当然要问的，至于死路生路，林某只有顺着老天爷的

安排去走——”

他回答得如此磊落，一旁的“司马道元”不觉暗赞了一声。

林景迈复道：

“足下可不可以明告，何以欲做此赶尽杀绝的冷酷行为？”

那绿衣人略一沉吟，道：

“适才你们崆峒师兄弟三人，曾瞧到了蓬车里香川圣女的面容……”

话至中途，他身后一名魁梧汉子突然插嘴道：

“时刻无多，咱们尽速将他俩解决便了，何须多费唇舌解释此事，在此穷泡磨菇？”此言一出，其余五人登时蠢蠢欲动，个个露出凌厉杀机，举步朝林景迈及梅尚林环抄迫近。

林景迈敞声喝道：

“且慢！”

那魁梧汉子道：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

林景迈道：

“林某师兄弟不过素仰香川圣女风华绝代，是才动了一瞻圣女风采之念，而且武林中见过她容貌的大有人在，岂有……”

魁梧汉子不耐打断道：

“废话连篇！你可知咱们八人一路远远跟随在香川圣女所坐的蓬车后头，遇有瞧过圣女容貌之人，咱们继后就将他送上西天极乐，这一路下来，在咱们手底下获得超生的，少说也有数十人之伙了！”

语歇，复行迈步逼前，林景迈及梅尚林情知这一战在所

不免，遂相继解下腰间佩剑，凝神以待。

那绿衣人右手有意无意当胸举起，五指搭在左腕之上，掌势移动间，隐隐罩住梅尚林前胸、双肋、喉头十二处穴道。

梅尚林骇然一呼，在他的经历中从未有过一个照面就被敌手罩住穴道，何况自己长剑犹未出手。虽说是自己一时疏忽大意致为敌所乘，但那绿衣人武功之诡异，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双目四转，竟找不到一丝一毫空隙得以出剑反击，似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霎时他面色由灰而白，呆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林景迈敢情瞧出他情状有异，低声问道：“三弟，你怎么啦？”

他却不知梅尚林已处于生死一线之间，只要那绿衣人动一动指头，来不及应付便得暴死当场。

忽然那许久未曾开口的“司马道元”一晃身，掠到对峙的双方中间，面对着绿衣人。

“司马道元”慢条斯理地道：

“老夫尝闻江湖人言，香川圣女非特风华绝代，抑且心地皎洁一如清风霁月，尔等却紧随在她后面辣手杀人，岂不有违慈悲本旨？”

那绿衣人斜睨了他一眼，道：

“尊驾既非崆峒派人，便请快快避开，免惹是非。”

“司马道元”淡笑道：

“老夫一生所惹的是非也太多了，自学剑伊始，便无法摆脱武林中的是非恩怨，又哪里在乎这场麻烦事儿。”

绿衣人沉声道：

“如此道来，尊驾是要把这趟浑水搅得更浑了！”

“司马道元”默然半晌道：

“这样吧，你先回答老夫一问，如果能令老夫满意，我就撒手不管，你认为如何？”

绿衣人身侧的魁梧大汉怒叫道：

“你是什么东西？咱们得看着你的脸色行事么？……”

话未说完，视线无意触到“司马道元”那宛似鹰隼般的凌厉目光，突地无端打了个寒噤，再也说不下去。

那绿衣人眼珠一转，道：

“也好，咱家答应你了。”

此言显得十分低声下气，他左右六个同伴立刻露出讶然之容，猜不出绿衣人缘何会示弱于对方一至于斯？

“司马道元”一字一语道：

“你等八人可是水泊绿屋所派遣出来的爪牙？”

那“爪牙”称呼甚不中听，但他所强调的乃是句中的“水泊绿屋”四字，所以尚不致导致强烈的反应。

绿衣人神色一变，旋即恢复正常，道：

“此话问得可笑之极，咱们与水泊绿屋连半天云也沾不到一点边，尊驾凭什么捕风捉影，硬指……”“司马道元”打断道：

“然则你也知道水泊绿屋这个地方了？”

他言词犀利，使人连琢磨考虑的余地都没有，绿衣人顿时露出凜惕之意，楞了一楞始道：

“我说过我知道么？”

“司马道元”冷冷道：

“你支吾其词，答覆得并不好，看来这桩事老夫不能袖手不管了。”

绿衣人道：“你待如何管法？”“司马道元”道：

“简单得很，只要有老夫在，崆峒二剑便不许让尔等随便给宰了！”

绿衣人勃然怒道：

“你若嫌命长，就试着管一管看吧！”

“司马道元”但笑不语，似乎未将绿衣人恫吓之词放在心上。

林景迈轻咳一声，道：

“足下盛意可感，今日之事林某师兄弟二人已足够打理，想不致于如足下所说，让人随便就给宰了，足下请自走……”

“司马道元”摆摆手，阻止林景迈续说下去。

他转朝绿衣人道：

“方才老夫冷眼旁观，见你一举手之间，立刻施用‘九转拂穴’手法，遥罩敌手大穴，迫使对方不及还手，功力之高足可挤入一等高手之林而毫无逊色，像你这等人物尚且为人所用，老夫很为你可惜。”

绿衣人一晒道：

“你若寒了老子，那就夹着尾巴……”

下面“滚蛋”二字犹未出口，斗然眼前一亮，一道寒森森的白光飞起，“司马道元”剑子已自出匣——

绿衣人道：“准备动剑了么？”

“司马道元”手指轻轻抚弄着剑身，道：

“老夫封剑二十年，岂能在一些魍魉蜚贼身上破誓了。”

绿衣人道：

“但是你分明已亮出了剑子，犹说封剑……”

“司马道元”截口道：

“所谓封剑，便是誓言不以剑子杀人的意思，老夫虽然亮出长剑，并没有打算在剑身涂上你们七人的鲜血。”

绿衣人一怔，旋会意道：

“然则你凭一支剑子，就想将咱们吓走？”

“司马道元”冷冷道：

“你以为老夫办不到么？”

绿衣人突地仰天暴笑起来，回首向其余六人道：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这位大剑客不敢真枪实刀动手，仅凭一支剑子摆在手上做做幌子，便想将咱们唬走？哈哈，天下可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他笑得前俯后仰，险此连眼泪鼻涕都笑了出来。

那魁梧汉子嗤之以鼻，道：

“如果咱们一遇上敌人亮出长剑，就吓得拍马走路，那咱哥儿还能在江湖上混么？……”

另一名大汉道：

“这人也许是发狂病了，说不定还是个失心疯子。”

一旁的崆峒门人林景迈和梅尚林也觉“司马道元”吹嘘得太过了，心想他或许一时情急，才会说出那等荒诞不经之言。

“司马道元”冷冷一哼，哼声里隐隐露出无比森冷的味道，霎时道上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

这时日正中天。

“司马道元”手指拂弄着剑柄上的穗丝，缓缓推出长剑

他长剑推出之势极为徐缓，绝无任何出奇之处，猛闻“呜”地一声怪响扬起，剑啸之声呼呼不绝，寒光霍霍绕体而

生。

对面七人陡然同时感到一股凌厉无比的“杀气”自对方剑身上透出，迅即陈逼而至——

那股奇异的“杀气”来得突兀无比，绿衣人与同伴虽则立在十步之外，却都隐隐感到有如面对死神，随时对方都可出剑，轻而易举击毙自己！

此刻那七人包括绿衣人在内，心中不约而同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仿佛自己已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只有听人予宰予割——推究起来，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似乎就因那难以言喻的“杀气”而生！

旁立的林景迈不知不觉已是冷汗遍体而流，暗忖：

“这自称司马道元之人一出剑，就带着如此逼人的‘杀气’，使敌手在剑身所透出的‘杀气’下斗志丧失无遗，据我所知，天下使剑者能达到此等地步的只有少数二三人而已，难道他是……”

忖思至此，他再也不敢往下追想下去。

七人陡然之间面目失色，豆大的汗珠不住自两颊滚落。

良久，绿衣人才猛然惊醒，沉下嗓子一字一字道：

“你——你是失踪已达二十年的职业剑手……谢……金……印……”

刹时一众高手有若被一把巨锤狠狠地敲了一记，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闻了。

诸人眼中都露出警戒的神色，连崆峒二剑亦不例外，他们心底禁不住在咀嚼着那带点传奇性质，而又令人心寒恐怖的名字。

梅尚林心中喃喃道：

“谢金印……职业剑手谢金印竟然又神秘地出现了，难道武林中又要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么？……”

只听“司马道元”淡淡一笑，道：

“朋友你瞧走眼了。”

此言不啻否认他是绿衣人口中所称的谢金印，不知如何，林景迈与梅尚林一听他否认之语，内心反而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绿衣人一语不发，面色出奇的凝重，终于他一挥臂，偕同其余六人转身如飞走远了！

待得七人身形杳然不见，林景迈方始长长透出一口大气，他徐徐回转身子，突然，又发现了一桩怪事——

只见在他身后那还有“司马道元”的影子在？那“司马道元”竟在顾盼之间，在他们眼下消失了！

崆峒二剑相顾骇然，过了半晌林景迈才囁囁道：

“三弟，你瞧见那‘司马道元’走没有？”

梅尚林恍若未闻，只是一个劲儿喃喃道：

“世上竟有这等轻功……世上竟有这等剑手？……”

林景迈余悸犹存，道：

“那人果然仅凭一剑在手，立将不可一世的七个大汉吓走，错非谢金印重出，又有谁能够办到？”

梅尚林道：

“但是他方才不是否认过他是谢金印了？还有刻前他所使的司马剑门起手式——‘风起云涌’，也是一丝不假的啊，总不会说，他又是‘谢金印’，又是‘司马道元’吧！……”林景迈苦笑道：

“愚兄也愈想愈觉紊乱了，拿今晨咱们所经历之事而言，